

## 長明燈<sup>1</sup>

春陰的下午，吉光屯唯一的茶館子裡的空氣又有些緊張了，人們的耳朵裡，彷彿還留着一種微細沉實的聲息——

“熄掉他罷！”

但當然並不是全屯的人們都如此。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，動一動就須查黃曆，<sup>2</sup>看那上面是否寫着“不宜出行”；倘沒有寫，出去也須先走喜神方，迎吉利。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裡的不過幾個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，但在蟄居人的意中卻以為個個都是敗家子。

現在也無非就是這茶館裡的空氣有些緊張。

“還是這樣麼？”三角臉的拿起茶碗，問。

“聽說，還是這樣，”方頭說，“還是盡說‘熄掉他熄掉他’。眼光也越加發閃了。見鬼！這是我們屯上的一個大害，你不要看得微細。我們倒應該想個法子來除掉他！”

“除掉他，算什麼一回事。他不過是一個……。



什麼東西！造廟的時候，他的祖宗就捐過錢，現在他卻要來吹熄長明燈。這不是不肖子孫？我們上縣去，送他忤逆！”闊亭捏了拳頭，在桌上一擊，慷慨地說。一隻斜蓋着的茶碗蓋子也噫的一聲，翻了身。

“不成。要送忤逆，須是他的父母，母舅……”方頭說。

“可惜他只有一個伯父……”闊亭立刻頹唐了。

“闊亭！”方頭突然叫道。“你昨天的牌風可好？”

闊亭睜着眼看了他一會，沒有便答；胖臉的莊七光已經放開喉嚨嚷起來了：

“吹熄了燈，我們的吉光屯還成什麼吉光屯，不就完了麼？老年人不都說麼：這燈還是梁武帝<sup>3</sup>點起的，一直傳下來，沒有熄過；連長毛<sup>4</sup>造反的時候也沒有熄過……。你看，嘖，那火光不是綠瑩瑩的麼？外路人經過這裡的都要看一看，都稱讚……。嘖，多麼好……。他現在這麼胡鬧，什麼意思？……”

“他不是發了瘋麼？你還沒有知道？”方頭帶些藐視的神氣說。

“哼，你聰明！”莊七光的臉上就走了油。

“我想：還不如用老法子騙他一騙，”灰五嬸，本店的主人兼工人，本來是旁聽着的，看見形勢有些離了她專注的本題了，便趕忙來岔開紛爭，拉到正經事上去。

“什麼老法子？”莊七光詫異地問。

“他不是先就發過一回瘋麼，和現在一模一樣。那時他的父親還在，騙了他一騙，就治好了。”

“怎麼騙？我怎麼不知道？”莊七光更其詫異地問。

“你怎麼會知道？那時你們都還是小把戲呢，單知道喝奶拉矢。便是我，那時也不這樣。你看我那時的一雙手呵，真是粉嫩粉嫩……”

“你現在也還是粉嫩粉嫩……”方頭說。

“放你媽的屁！”灰五嬸怒目地笑了起來，“莫胡說了。我們講正經話。他那時也還年青哩；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瘋的。聽說：有一天他的祖父帶他進社廟去，教他拜社老爺，瘟將軍，王靈官<sup>5</sup>老爺他就害怕了，硬不拜，跑了出來，從此便有些怪。後來就像現在一樣，一見人總和他們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長明燈。他說熄了便再不會有蝗蟲和病



痛，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。大約那是邪祟附了體，怕見正路神道了。要是我們，會怕見社老爺麼？你們的茶不冷了麼？對一點熱水罷。好，他後來就自己闖進去，要去吹。他的老子又太疼愛他，不肯將他鎖起來。呵，後來不是全屯動了公憤，和他老子去吵鬧了麼？可是，沒有辦法，——幸虧我家的死鬼<sup>6</sup>那時還在，給想了一個法：將長明燈用厚棉被一圍，漆漆黑黑地，領他去看，說是已經吹熄了。”

“唉唉，這真虧他想得出。”三角臉吐一口氣，說，不勝感服之至似的。

“費什麼這樣的手腳，”闊亭憤憤地說，“這樣的東西，打死了就完了，嚇！”

“那怎麼行？”她吃驚地看着他，連忙搖手道，“那怎麼行！他的祖父不是捏過印靶子<sup>7</sup>的麼？”

闊亭們立刻面面相覷，覺得除了“死鬼”的妙法以外，也委實無法可想了。

“後來就好了的！”她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白沫，更快地說，“後來全好了的！他從此也就不再走進廟門去，也不再提起什麼來，許多年。不知道怎麼這回看了賽會之後不多幾天，又瘋了起

來了。哦，同先前一模一樣。午後他就走過這裡，一定又上廟裡去了。你們和四爺商量商量去，還是再騙他一騙好。那燈不是梁五弟點起來的麼？不是說，那燈一滅，這裡就要變海，我們就都要變泥鰍麼？你們快去和四爺商量商量罷，要不……”

“我們還是先到廟前去看一看，”方頭說着，便軒昂地出了門。

闊亭和莊七光也跟着出去了。三角臉走得最後，將到門口，回過頭來說道：

“這回就記了我的賬！入他……。”

灰五嬸答應着，走到東牆下拾起一塊木炭來，就在牆上畫有一個小三角形和一串短短的細線的下面，劃添了兩條線。

他們望見社廟的時候，果然一併看到了幾個人：一個正是他，兩個是閒看的，三個是孩子。

但廟門卻緊緊地關着。

“好！廟門還關着。”闊亭高興地說。

他們一走近，孩子們似乎也都膽壯，圍近去了。本來對了廟門立着的他，也轉過臉來對他們看。

他也還如平常一樣，黃的方臉和藍布破大衫，

只在濃眉底下的大而且長的眼睛中，略帶些異樣的光閃，看人就許多工夫不眨眼，並且總含着悲憤疑懼的神情。短的頭髮上粘着兩片稻草葉，那該是孩子暗暗地從背後給他放上去的，因為他們向他頭上一看之後，就都縮了頸子，笑着將舌頭很快地一伸。

他們站定了，各人都互看着別個的臉。

“你幹什麼？”但三角臉終於走上一步，詰問了。

“我叫老黑開門，”他低聲，溫和地說。“就因為那一盞燈必須吹熄。你看，三頭六臂的藍臉，三隻眼睛，長帽，半個的頭，牛頭和豬牙齒，都應該吹熄……吹熄。吹熄，我們就不會有蝗蟲，不會有豬嘴瘟……。”

“唏唏，胡鬧！”闊亭輕蔑地笑了出來，“你吹熄了燈，蝗蟲會還要多，你就要生豬嘴瘟！”

“唏唏！”莊七光也陪着笑。

一個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葦子，對他瞄準着，將櫻桃似的小口一張，道：

“吧！”

“你還是回去罷！倘不，你的伯伯會打斷你的



骨頭！燈麼，我替你吹。你過幾天來看就知道。”  
關亭大聲說。

他兩眼更發出閃閃的光來，釘一般看定關亭的眼，使關亭的眼光趕緊辟易了。

“你吹？”他嘲笑似的微笑，但接着就堅定地說，“不能！不要你們。我自己去熄，此刻去熄！”

關亭便立刻頹唐得酒醒之後似的無力；方頭卻已站上去了，慢慢地說道：

“你是一向懂事的，這一回可是太胡塗了。讓我來開導你罷，你也許能夠明白。就是吹熄了燈，那些東西不是還在麼？不要這麼傻頭傻腦了，還是回去！睡覺去！”

“我知道的，熄了也還在。”他忽又現出陰鷙的笑容，但是立即收斂了，沉實地說道，“然而我只能姑且這麼辦。我先來這麼辦，容易些。我就要吹熄他，自己熄！”他說着，一面就轉過身去竭力地推廟門。

“喂！”關亭生氣了，“你不是這裡的人麼？你一定要我們大家變泥鰍麼？回去！你推不開的，你沒有法子開的！吹不熄的！還是回去好！”

“我不回去！我要吹熄他！”



“不成！你沒法開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沒法開！”

“那麼，就用別的法子來。”他轉臉向他們一瞥，沉靜地說。

“哼，看你有什麼別的法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看你有什麼別的法！”

“我放火。”

“什麼？”關亭疑心自己沒有聽清楚。

“我放火！”

沉默像一聲清磬，搖曳着尾聲，周圍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結了。但不一會，就有幾個人交頭接耳，不一會，又都退了開去；兩三人又在略遠的地方站住了。廟後門的牆外就有莊七光的聲音喊道：

“老黑呀，不對了！你廟門要關得緊！老黑呀，你聽清了麼？關得緊！我們去想了法子就來！”

但他似乎並不留心別的事，只閃爍着狂熱的眼光，在地上，在空中，在人身上，迅速地搜查，彷彿想要尋火種。

方頭和闊亭在幾家的大門裡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後，吉光屯全局頓然擾動了。許多人們的耳朵裡，心裡，都有了一個可怕的聲音：“放火！”但自然還有多少更深的蟄居人的耳朵裡心裡是全沒有。然而全屯的空氣也就緊張起來，凡有感得這緊張的人們，都很不安，彷彿自己就要變成泥鰍，天下從此毀滅。他們自然也隱約知道毀滅的不過是吉光屯，但也覺得吉光屯似乎就是天下。

這事件的中樞，不久就湊在四爺的客廳上了。坐在首座上的是年高德韶的郭老娃，臉上已經皺得如風乾的香橙，還要用手掙着下頰上的白鬍鬚，似乎想將他們拔下。

“上半天，”他放鬆了鬍子，慢慢地說，“西頭，老富的中風，他的兒子，就說是：因為，社神不安，之故。這樣一來，將來，萬一有，什麼，雞犬不寧，的事，就難免要到，府上……是的，都要來到府上，麻煩。”

“是麼，”四爺也掙着上唇的花白的鮎魚鬚，卻悠悠然，彷彿全不在意模樣，說，“這也是他父親的報應呵。他自己在世的時候，不就是不相信菩薩麼？我那時就和他不合，可是一點也奈何他不得。



現在，叫我還有什麼法？”

“我想，只有，一個。是的，有一個。明天，捆上城去，給他在那個，那個城隍廟裡，攔一夜，是的，攔一夜，趕一趕，邪祟。”

闊亭和方頭以守護全屯的勞績，不但第一次走進這一個不易瞻仰的客廳，並且還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爺之上，而且還有茶喝。他們跟着老娃進來，報告之後，就只是喝茶，喝乾之後，也不開口，但此時闊亭忽然發表意見了：

“這辦法太慢！他們兩個還管着呢。最要緊的是馬上怎麼辦。如果真是燒將起來……”

郭老娃嚇了一跳，下巴有些發抖。

“如果真是燒將起來……”方頭搶着說。

“那麼，”闊亭大聲道，“就糟了！”

一個黃頭髮的女孩子又來沖上茶。闊亭便不再說話，立即拿起茶來喝。渾身一抖，放下了，伸出舌尖來舐了一舐上嘴唇，揭去碗蓋噓噓地吹着。

“真是拖累煞人！”四爺將手在桌上輕輕一拍，“這種子孫，真該死呵！唉！”

“的確，該死的。”闊亭抬起頭來了，“去年，連各莊就打死一個：這種子孫。大家一口咬定，說

是同時同刻，大家一齊動手，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，後來什麼事也沒有。”

“那又是一回事。”方頭說，“這回，他們管着呢。我們得趕緊想法子。我想……”

老娃和四爺都肅然地看着他的臉。

“我想：倒不如姑且將他關起來。”

“那倒也是一個妥當的辦法。”四爺微微地點一點頭。

“妥當！”闊亭說。

“那倒，確是，一個妥當的，辦法。”老娃說，“我們，現在，就將他，拖到府上來。府上，就趕快，收拾出，一間屋子來。還，準備着，鎖”。

“屋子？”四爺仰了臉，想了一會，說，“舍間可是沒有這樣的閒房。他也說不定什麼時候才會好……”

“就用，他，自己的……”老娃說。

“我家的六順，”四爺忽然嚴肅而且悲哀地說，聲音也有些發抖了。“秋天就要娶親……。你看，他年紀這麼大了，單知道發瘋，不肯成家立業。舍弟也做了一世人，雖然也不大安分，可是香火總歸是絕不得的……。”



“那自然！”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。

“六順生了兒子，我想第二個就可以過繼給他。但是，——別人的兒子，可以白要的麼？”

“那不能！”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。

“這一間破屋，和我是不相干；六順也不在乎此。可是，將親生的孩子白白給人，做母親的怕不能就這麼鬆爽罷？”

“那自然！”三個人異口同音地說。

四爺沉默了。三個人交互看着別人的臉。

“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來，”四爺在暫時靜穆之後，這才緩緩地說，“可是他總不好。也不是不好，是他自己不要好。無法可想，就照這一位所說似的關起來，免得害人，出他父親的醜，也許倒反好，倒是對得起他的父親……”。

“那自然，”闊亭感動的說，“可是，房子……”

“廟裡就沒有閒房？……”四爺慢騰騰地問道。

“有！”闊亭恍然道，“有！進大門的西邊那一間就空着，又只有一個小方窗，粗木直柵的，決計挖不開。好極了！”

老娃和方頭也頗然都顯了歡喜的神色；闊亭吐一口氣，尖着嘴唇就喝茶。

未到黃昏時分，天下已經泰平，或者竟是全都忘卻了，人們的臉上不特已不緊張，並且早褪盡了先前的喜悅的痕跡。在廟前，人們的足跡自然比平日多，但不久也就稀少了。只因為關了幾天門，孩子們不能進去玩，便覺得這一天在院子裡格外玩得有趣，吃過了晚飯，還有幾個跑到廟裡去遊戲，猜謎。

“你猜。”一個最大的說，“我再說一遍：

白篷船，紅划楫，  
搖到對岸歇一歇，  
點心吃一些，  
戲文唱一齣”。

“那是什麼呢？‘紅划楫’的。”一個女孩說。

“我說出來罷，那是……”

“慢一慢！”生癩頭瘡的說，“我猜着了：航船”。

“航船。”赤膊的也道。

“哈，航船？”最大的道，“航船是搖櫓的。他會唱戲文麼？你們猜不着。我說出來罷……”

“慢一慢，”癩頭瘡還說。

“哼，你猜不着。我說出來罷，那是：鵝。”



“鵝！”女孩笑着說，“紅划楫的”。

“怎麼又是白篷船呢？”赤膊的問。

“我放火！”

孩子們都吃驚，立時記起他來，一齊注視西廂房，又看見一隻手扳着木柵，一隻手撕着木皮，其間有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。

沉默只一瞬間，癩頭瘡忽而發一聲喊，拔步就跑；其餘的也都笑着嚷着跑出去了。赤膊的還將葦子向後一指，從喘吁吁的櫻桃似的小嘴唇裡吐出清脆的一聲道：

“吧！”

從此完全靜寂了，暮色下來，綠瑩瑩的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，神龕，而且照到院子，照到木柵裡的昏暗。

孩子們跑出廟外也就立定，牽着手，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，都笑吟吟地，合唱着隨口編派的歌：

“白篷船，對岸歇一歇。

此刻熄，自己熄。

戲文唱一齣。

我放火！哈哈！

火火火，點心吃一些。

戲文唱一齣。

.....

.....

...”

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。<sup>8</sup>



## 注釋

- 1 本篇最初連載於《國民日報副刊》，1925年3月5日至8日。  
長明燈：又稱“無盡燈”，佛教供燈，放在佛像前，晝夜不熄。
- 2 黃曆：中國的舊曆書由朝廷頒佈，選用黃色紙印製，故稱“黃曆”。其中載有農時節氣，還雜有“宜忌”，如某日“宜祭祀”、“忌出行”等。
- 3 梁武帝：蕭衍，南梁開國皇帝，篤信佛教。（下文中灰五嬪誤稱他為“梁五弟”）。
- 4 長毛：指太平天國起義軍。他們為了對抗清政府而留髮、不結辮，因此被稱為“長毛”。
- 5 社老爺，瘟將軍，王靈官：都是傳說中的神道。社老爺即

土地神；瘟將軍是掌管瘟疫的神；王靈官是主管糾察的天將，道教廟宇中多奉為鎮守山門的神。

- 6 該屯的粗女人有時以此稱自己的亡夫。——魯迅原注。
- 7 做過實缺官的意思。——魯迅原注。
- 8 據《魯迅日記》，本篇寫作日期當為1925年2月28日。